

臣門

群書集事淵海

二十三之二十四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二



臣門

庸將

無謀畧自用致敗者

玄謨自用敗師南史

王玄謨字彥德宋文帝時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
肅斌節度軍至碣磔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
悉救之衆號百萬鼓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
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
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為窟室及魏救

所至衆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
其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畧
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
謀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

于仲文縱敵致敗 北史

于仲文字次武仕隋煬帝遷左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仲文率
軍拍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
及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回擊大破之至鴨渌水高麗
將一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
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
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
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

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 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
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
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 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
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
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
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若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
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
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
罪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
死因篤方出之卒於家

房瑄用古法致敗 唐書

房瑄字次律玄宗時拜文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瑄請自將

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出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為判官給事中劉秩為參謀瑄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惔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惔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不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解粟賊投芻而火之人士田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眾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

程宗楚縱兵劫掠致敗

唐書

唐僖宗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黃巢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滑林言尚讓寇鳳翔為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玫陽為賊將王玫哀兵俄而殺玫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抵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選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一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帟肆為剽集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遣孟楷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

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

具臣

尸位素餐備員名者

沈約自負 南史

沈約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仕良武帝
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
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王凝癡昏 北史

王凝字道長魏孝文初為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特南州多
訟者填門凝性儒緩不斷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為明
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凝卒得自保時
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崔損齷齪 唐書

崔損字至無大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郎改大理
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
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
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
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
卧家久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二省華
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為尼沒不臨喪建中後
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
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

張士遜號和鼓 宋史

張士遜字順之事宋仁宗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卒年八十六

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姑孝謹姑已為行服徒
柩以桑追封南陽縣太君初陳堯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
堯佐謀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儉人構陷善良
搖朝廷姦偽一聞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曹利用在
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

楊偉清慎已補宋史

楊偉字子奇仁宗時累遷尚書兵部郎同修起居注清慎無治
劇才常秉小笏以朝知制誥缺中書以偉名進仁宗曰此非
小笏者邪遂命知制誥權諫院嘗曰諫臣宜陳列大事細故
足論然當時譏其亡補

王珪三旨宋史

王珪宋哲宗時進金紫光祿大夫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

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
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壅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
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
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達識帖睦爾無謀元史

達識帖睦爾字九成順帝至正十一年台州方國珍起海上達
識帖睦爾奉詔與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往招諭之明年
盜起河南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修城池飭備禦賊不敢
犯其境出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尋兼知行樞密院事許以便宜
行事時江淮盜勢日盛南北阻隔達識帖睦爾獨治方面而任
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一視貨之輕重以為高下於是謗
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以為意十六年正月張士

誠陷平江七月逼杭州達識帖睦爾即棄城遁于富陽萬戶普賢奴力拒之而苗軍帥楊完者時駐嘉興亦引兵至敗走張士誠達識帖睦爾乃還

幸臣

諂媚獲寵幸者

鄧通謹身媚帝獲賜銅山前漢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漢文帝嘗夢以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大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鄧通衣後穿如夢所見也文帝甚說尊幸之通亦愿謹身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賞賜鉅萬官至上大夫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於是鄧氏錢布天下

通常為上吮癰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齧癰太子齧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反竟案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韓嫣寵遇前漢

韓嫣字王孫少與漢武帝同學書相與帝為太子時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帝欲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繇帝獵上林中車駕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至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皇繇此街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太后

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

張放殊寵前漢

張放嗣為漢成帝富平侯以公主子閼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照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常從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關鷄走馬長安中積數年上諸舅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時數有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請免放歸國以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為言出為天水屬國都尉以日蝕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親母公主疾疾瘳出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

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道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徐義恭獲寵北史

徐義恭小心謹慎魏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後義恭諂附元乂又有淫宴多在其它位終左光祿大夫

王叡寵遇彌厚北史

王叡字洛誠姿貌偉麗魏景穆之仕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拜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各臨獸園有猛獸逸登門闕

道畿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敵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轉重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又拜敵妻丁氏為妃敵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絲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閭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温明祕器官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敵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為之讚京邑士女諂稱敵美造新鼓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

班樂府合樂奏之

王仲興被寵

北史

王仲興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魏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墻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迴馬圈侍疾及入金墻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聳體而承望焉

趙修葬父

北史

趙修字景業父謚陽武令修本給事中東宮為白衣左右頗有誓
力魏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閎塞不聞書疏宣武親政旬
月間頻有轉授每授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
見其母修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
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
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車及脩脩之葬父百官自王
公已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
獸石柱皆發人車牛得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
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

茹皓巧佞得寵北史

茹皓雖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宣武時授左中郎將領直
閣寵待如前皓既官達自云本出石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

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
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
佳石徙竹汝穎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
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皓貴寵日昇關豫政事

和士開巧佞取寵北史

和士開字彥通其先西域裔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
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
曰臣不識北斗齋神武聞之以為淳直由是啓除給事黃門侍
郎位儀州刺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
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
槊士開善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
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

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徼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敕追還長廣王請之也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持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敕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暇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

高阿那肱諂悅得幸北史

高阿那肱無善人也北齊世祖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為武成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見為之言由是彌見親待後主

即位除并省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遷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和士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為武成所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主所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

韓鳳見寵北史

韓鳳字長鸞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督北齊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眾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子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被救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

東西巡幸及山水游戲射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

祖珽專主機衡 北史

祖珽字孝徵齊後王時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封燕郡公勢傾朝野珽又附

是專主機衡

又唱和之珽自

中要數人扶

門向聖壽堂每

同御榻論決

開執事以來政

罷墮壞珽推

增損政務沙汰

人物始奏罷

部縣宿衛都督

等號位從舊

諸閹豎及群小

輩推誠延士

大

胥持國陰術決 賂取寵 金史

胥持國字秉鈞金章宗時人經童出身為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幸於上持國久在太子宮素知上好色陰以祕術干之又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地薄欲藉外廷為重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為上所信任與妃表裏竄擅朝政誅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

韓熙載畜妓事 宋史

韓熙載善為文江東士人道之釋載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又累獲賞賜由是畜妓妾四十餘人多善音樂不加防閑恣出入外齋與賓客生徒雜處唐後主煜以其盡忠言事垂欲

之終以帷薄不修責受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諸妓
即路煜留之改秘書監俄而復位向所斥之妓稍稍而集
如故煜歎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
祖開寶三年卒年六十煜痛而惜之

權臣

專權壘勢欺君者

晉文公召王左傳

僖公二十八年冬諸侯會于温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宋大尹矯稱君命左傳

魯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管

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
靈不緩為左師樂蒧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
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生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
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
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
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
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
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
蒧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也蓋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
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
已為鳥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
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及之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

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止曰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之
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曰授甲使狗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
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
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一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
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一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
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一以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季武子中軍一四語

魯襄公十二年季武子為二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
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
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
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國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供從者
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一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

軍自是齊楚伐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江充收公主太子車騎前漢

江充字次倩為人魁岸容貌甚壯漢武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
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
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
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
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
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
北軍者移初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
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
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
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

車騎皆不得盡初沒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今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惟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

董卓以鴻鵠自喻事文類聚

漢獻帝時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與卓爭權後嵩為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爾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卓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

司馬師廢邵陵厲公晉書

邵陵厲公時司馬師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嫗女德日

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肉房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又為羣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以承奉宗廟師召羣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惟命是從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救避之乃與羣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皇帝春秋已長未親萬機日使小優郭懷素信等裸袒淫戲又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令狐景諫帝帝燒鐵炙之太后遭合陽君喪帝嬉樂自若清商承寵熙諫帝帝弗聽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帝甚志望熙諫帝怒復以彈彈熙每文書入帝不省視太后令帝在武乾殿謀學帝又不從不可以承天序臣請依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

齊王歸藩奏可於是有人以太宰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君
臣從至西掖門師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
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為社稷深計
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
誅郭懷素信等

東海王越殺繆播晉書

繆播字宣則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
累遷太弟中庶子晉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起兵欲奉迎帝兵
鋒其盛播為越說河間王顥顥於是斬張方以謝山東諸侯後
悔又以兵拒越及帝反洛播亦從太弟歸及帝崩太弟即位是
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中書令帝委以心膂時
越威權自己心惡播懼為已害因入朝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

奸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手涕泗
獻歎不能自禁越遂害之

桓溫殺燕晉書

桓溫字元子尚晉南康長公主晉哀帝時以功加侍中大司馬
都督中外諸軍事鎮姑孰晉孝武帝即位遣謝安徵溫入輔溫
既至以盧悚入官乃收尚書陟始付廷尉責贊慢罪也於是拜
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
述帝所言故眾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
右殷洵形狀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為溫
所廢死洵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
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洵為崇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
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

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

桓溫廢海西公 晉書

廢帝海西公太和五年十一月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已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艱難移哀短祚國嗣不存諸宮靡立琅邪王奔親則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圖德之不逮乃至於斯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薛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廟且昏孽並大便欲建樹諸藩誣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廢弁為東海王以王還第供衛之儀皆如漢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社稷大

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於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季收帝璽綬帝著白紗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歔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閤沐第易誣乃言帝為闈遂行廢辱

桓溫廢立威勢翕赫 晉書

桓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十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從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

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

徐羨之殺義真南史

徐羨之字宗文宋武帝時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廬陵孝獻王劉義真宋武帝子也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瑯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道人為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嫌義真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不盡與深怨執改遷都初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群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里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義真義真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丁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

失德羨之等謀廢立次第應在義真義真輕詔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等遣史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

戴法興行威南史

戴法興宋前廢帝時遷越騎校尉時入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巢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

蕭道成立順帝南史

宋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蕭道成與蕭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予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一此予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

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

蕭鸞輔政南史

宣城王蕭鸞輔政齊廢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菜羹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

于忠擅執朝政矯殺裴那北史

于忠為侍中領軍魏宣武崩夜忠與何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即位忠與門下以帝沖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想室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為尚書令搃攝百揆奏中言請即勅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違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遵等屬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遵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為侍中忠即殿中收顯殺之忠既居門下又擢宗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

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日官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澤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乃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難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己賞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上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曰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尊靈太后為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為令

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為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端直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恠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誦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中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責遂不追也又詔以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忠以毀之者之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乃除尚書右僕射兼侍中將軍如故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為崇自知必死至是薨

宇文護誅李遠并植北史

宇文護為晉公及周孝閔帝踐祚進李遠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遠子植文帝時已為相府司錄參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又欲全宥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辯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令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遠自殺

楊素致人畏附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進爵越國公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

楊素矯詔追兵共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進爵越國公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門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潛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

楊國忠誅王鉷唐書

王鉷唐玄宗時為御史中丞初與楊慎矜有隙鉷挾楊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權傾中外吉溫為國忠謀奪李林甫政國忠即誣奏京兆尹蕭炎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鉷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邪緯事構鉷誅死已代為京兆尹急領其使即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默林甫疎薄之

路巖陰惡唐書

路巖字魯瞻唐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為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右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賂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侔則爭故與保

衡遂相惡俄罷竅為劔南西川節度使

朱全忠殺裴樞唐書

裴樞字紀聖唐昭宗時遷兵部侍郎朱全忠專朝權與樞善樞左遷全忠信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進右僕射哀帝嗣位初裴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延範為太常樞以為延範勲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柳繁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李克用上表止相五代史

昭宗復以張濬為相晉王李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

若陛下朝以濬為相

臣將暮生則矣京師大恐濬命廢上

安重誨言

威福五代史

安重誨為人明敏謹恪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任園判三司以其職事由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然後聞

弘肇專權奪賜五代史

史弘肇字化元漢高祖時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

德軍節度使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為獻頴州翹場官翹温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温拯訴之弘肇以謂頴已屬州而温不先白已乃温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漢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及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

李處温擅立

天祚詔留宰相張琳李處温與秦晉國王溥守燕處温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處温能子奭外假怒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溥遂與諸大臣邪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

弼集蕃漢日官諸軍及老數萬人詣溥府處温邀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温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温等請溥受禮溥方出李奭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溥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殺疾聞上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兵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溥甚驚命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處温蕭幹等有迎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其議者東立惟南面行營都部署邪律寧西立處温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不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温等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溥歌枕長歎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邪已而溥死衆乃議立其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

遺命遙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為帝太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處溫
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肅太后納土于宋北通于金欲為內
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太后罵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
悉數其過數十賜死鬻其子與而磔之籍其家

史彌遠廢竝立的宋史

寧宗性疑重寡言察脩好學每朝參待漏或多笑語帝獨儼然
中人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歛容會濟國公竑與丞相史彌遠有
隙彌遠日謀媒孽其失於寧宗欲寧宗屬意於帝理宗而未
遂一日寧宗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
軍節度使封成國公及寧宗崩彌遠使楊谷楊石入白楊皇后
遺旨以皇子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
昀為副皇帝位

阿合馬私擢用人元史

阿合馬元世祖中統七年為平章尚書省事初立尚書省時
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咨中書聞奏
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以為言
世祖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
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
並付阿合馬庶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

桑哥奏罷任職元史

桑哥世祖時為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陞
金紫光祿大夫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
縣官吏稽緩誤事奉旨遣人遍答責之今真定宣慰使速哥南
京宣慰使答失蠻皆勲賢舊臣之子宜取聖裁敕罷其任明年

正月以甘肅行尚書省參政鐵木哥無心任事又不與協力奏乞牙帶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忽都鐵木兒不職奏而罷之兵部尚書忽都答兒不勤其職桑哥毆罷之而後奏世祖曰若此等不罷汝事何由得行也

世榮為國歛怨元史

虞世榮世祖時為右丞相御史臺奏前奉旨臣等議罷行臺及兼轉運事世榮言按察司所任皆長才舉職之人可兼錢穀而建臣皆以為不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臺不可罷者眾議皆然世祖曰世榮以為何如奏曰欲罷之耳世祖曰其依世榮言中書省奏立規措所秩五品所司官吏以善賈者為之世祖曰此何職世榮對曰規畫錢穀者遂從之又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之門今籍錄以為汙濫此豈可盡廢

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不魯合散孫桓並為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其他擢用者甚眾世榮既以利自任懼怒之者眾乃以九事說世祖詔天下其一免民間包銀三年其二官吏俸免民間帶納其三免大都地稅其四江淮民失業貧困鬻妻子以自給者所在官為收贖使為良民其五逃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其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其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其八添支內外官吏俸五分其九定百官考課升擢之法大抵欲以釋怨要譽而已世祖悉從之

燕鐵木兒專恣元史

至順四年文宗大漸遺詔立兄明宗之子已而文宗崩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燕鐵木兒與羣

臣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天位至重吾兒年方幼中豈能任邪明宗有子妥懽帖睦爾出居廣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統於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良卿具鹵簿迎之燕鐵木兒與之並馬而行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要懽帖睦爾卒無一語酬之燕鐵木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其即位之後追舉前事故宿留數月而心志日以脅亂先是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秦定帝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片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為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薨

脫脫忌室官劾弟元史

脫脫順帝至正十一年為中書右丞相時汝穎之間妖寇聚眾反以紅巾為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之脫脫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為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習兵詔別將代之也先帖木兒徑歸昏夜入城仍為御史大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脫脫怒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朶兒直班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事

酷吏

非法殘人鍛鍊成獄者

郵都塔名鷹前漢

郵都為濟南守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是時民撲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後以事免歸景帝使使即拜都為鷹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郵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鷹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中都以漢法見殺

張湯巧詆前漢

張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之湯湯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爰堂下父見之視之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武帝時稍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湯舞知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官質田甲漁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所治即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口人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後坐事自殺

杜周深刻前漢

杜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武帝

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容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跡為今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囚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囚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逐捕衛皇后昆弟子列深二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

義縱掩獄盡殺

前漢

義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後為右內使武帝病鼎湖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衛之以廢格沮事弃縱市

王溫舒好殺

前漢

王溫舒少時推埋為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亭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武帝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

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
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
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
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呼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
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遷為中尉拜少府徙右內史治
如其故坐匿豪吏檢族

寧成如狼牧羊事文類序

寧成事武帝擢為郡守公孫弘曰成為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
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內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
寧成之怒其暴如此梁臧厥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
臧彪

嚴延年屠伯前漢

嚴延年字次卿宣帝時為丞相掾遷河南太守為人短小精悍
敏捷於事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
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
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陳咸地白前漢

陳咸成帝即位時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
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地白木杵春不中程或
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者
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操持掾
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即各欲求
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懾服令行
禁止

尹賞虎穴前漢

尹賞字子心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成帝時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効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闕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太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日移迺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

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効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

樊曄嚴猛後漢

樊曄字仲華光武時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羗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樊府寺也天水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周紆刻削後漢

周紆字文通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明帝永平中補南行唐長遂殺縣令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

平令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為州內所則後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轉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家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備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踴躑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倉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謹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立口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數為有司所奏遂免口

王吉磔屍後

漢

王吉中常侍甫之養子也漢供靈帝時為沛相性殘忍曉達政事

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山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劇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自宜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刺不可勝數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洛陽獄

羊聃麤暴

晉書

羊聃元帝時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威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鏹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罪當死以羊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其賜命獄所

劉湛殺吏 南史

劉湛宋武帝時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詘

趙伯符苛暴 南史

趙伯符少好弓馬宋武帝時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披甲冑助郡縣赴討時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劫盜遠送無敢入境

伯符鞭吏 南史

趙伯符宋文帝時為丹陽尹在羣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被琴透水而死典筆吏取筆矢百頓與五十鞭

蕭惠開卧虎 南史

宋武帝時蕭惠開素有

志至蜀欲廣樹經畧善於叙述

其言者皆以為大功可立

疎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

號曰卧虎

李洪之枉殺 南史

李洪之魏獻文帝時遷拜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安南將

軍奏益二州刺史至任設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

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細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

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姦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

殺害者有百數赤葩渴入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

洪之茭山為道廣十餘步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

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間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

衆羨喜說其編課調所入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

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衣帽防卒扶持出入遍
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

鄧道元服盜北史

鄧道元字善長魏宣武帝時為冀州鎮東長史行太守事三年
為政嚴酷吏人畏之姦盜逃于他境

羊祉嚴虐北史

羊祉字靈祐魏宣武帝時當官不憚疆禦朝廷以為剛斷時
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
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六人患其嚴虐

薛懷吉不厲用節北史

薛懷吉好勇有督方雖不書學亦解達時事本不厲清節魏
宣武時為汾州刺史偏有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為

如多攜親戚不同行無為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官

曲盡物情來不避寒暑性少言每有長對但默然
既指授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
繼至逮于特別以錢縑下及斯傭咸過本望

盧斐酷暴北史

盧斐字子章性忍以彊斷知名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刑獄
參軍謂云任簡然成章非嘉名字也文宣帝天保中稍遷尚
書左丞別典京師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
過度於大棒車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兵雪之上
或盛夏酷熱暴一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人伺察官人
罪失動即奏聞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校事斐物
揚得志言必自矜以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

七十苛刻北史

庠狄士文隋文帝開皇初拜貝州刺史士文至貝州發擿姦詭長吏尺布斗粟之賦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領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川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人聞之令人捕擗捶楚盈前而哭者滿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人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列唯長吏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殺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與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如獸竟坐免

燕榮嚴酷北史

燕榮隋文帝時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科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如若寇讎不敢休息及除幽州總管嚴酷有減

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為著姓榮皆著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歛嗽自若嘗按道次見叢荆堪為苦葦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尔况有過邪榜撻如舊

元弘嗣灌鼻北史

元弘嗣隋文帝時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用人多怨之轉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鞫囚多以酢灌鼻或椽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自

王文同埋木椹刑豪猾北史

王文同性明辯有幹用隋文帝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授桂州

司馬煬帝嗣位五
豪猾每持長吏
之因令刻木為
踏心於木檪上
馭吏人懾氣

趙仲 號於菟 北史

趙仲卿性麓暴
文帝時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介之失無
所寬捨鞭笞輒至
三百吏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
能遷朔州總管
塞北威輿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
卿輒召主掌撻其
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於菟
事多克濟由是以
積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

趙仲 卿深刻 北史

趙仲卿隋文帝時遷朔州總管後以功進上柱國仁壽初檢校
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賓客經過處仲卿
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
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瑤雜物稱是

楊德幹威嚴 唐書

楊德幹高宗時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
斗炭不逢楊德幹

武懿宗榜楚 唐書

劉恩禮謀反吉頊上變事武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
高閼生平所悟者凡三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
同日論死天下寃之

武懿宗險酷 唐書

武懿宗以司農卿爵為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武后神功元年
孫萬榮敗王孝傑兵詔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討之而婁師德
沙吒忠義並為總管兵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
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衆無輜載以鈔剽為命若按兵
老之擊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趙州
後萬榮死懿宗復與婁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
抵死先剔取膽乃殺之血沫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
帥何阿小陷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暴忍似之故號稱兩何
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獄誅人
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刑澁中無有脫者其險酷雖周來等不
能繼也

侯思止誣罔唐書

侯思止貧嬾不治業為渤海高元禮奴詭狠無良恒州刺史
貞管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鞠訊
夷宗武后時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
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
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
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
願居其地既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本人
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
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捧即殺琅邪王冲者元忠不承思止
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絰鐙為所曳者思止怒復
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錕
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

物語非我孰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元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挺思止音吐鄙而訛人効以為笑侍御史霍獻可數朝請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我以用之何所請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此奴復爾邪榜殺之

王弘義慘刑唐書

王弘義武后時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為狹室積蒿施氈扇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它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光縣為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

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領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為杖殺之

來子珣流死唐書

來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虫惡武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掘夷先墓得遷游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

來俊臣兇慘罔上唐書

來俊臣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為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

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琅琊王冲反狀為續所抑武后以為諂
擢索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
餘族生平有纖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紫息至以
目語俊臣乃引侯司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曠衛遂忠等
陰囑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讖公卿上急變每擯一事千里同時
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等額按事百不
推實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俊臣等額按事百不
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
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且為支脉綱由成有首末按以
從事俊臣鞠囚不問輕重皆注醢于鼻握地為牢或寢以匭溺
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
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為號一定百脉一端不得三突

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
即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為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
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
狄仁傑任令暉孝游道素智宏崔神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額以
夷誅大臣為功乃奏囚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
等已論死待日而决稍挺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
然責謂俊臣對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
絢往視遽假仁傑襟帶立西廂絢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聞
先是宰相樂思晦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變得召
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知
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借陛下法為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
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不堪

任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白陳事先帝合
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
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長壽中還授殿中
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為
合官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官戶無面
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
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務面訟寃僅得解恭連耀等有異
謀言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即中頊以法頊大
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戩以謀反誅其子許闕
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剗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為流涕俊臣奏與
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為宥死流漢州

索元禮苛酷唐書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
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已者元禮揣去
擊將軍為推使即洛州牧院為制
搥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
一囚窮根柢相牽繼至數百未能
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是時來俊臣
索薛懷義始貴而元禮養為假子始
賊后厭眾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
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周興入雍唐書

周興少習法律中宗時自尚書史
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
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與指融
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
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
同謀斬于市臨刑

請得召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
刑者斃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興與立神勳謀反詔來
俊臣鞠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柰何
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
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勳
而宥興領表在道為讎人所殺

姚紹之誣獄唐書

姚紹之初以臺典儀累遷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丞僭不
執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
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其情會赦宰相李嶠等同
訊執政畏禍靡滅無所問囚呼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
承嘉耳咕嚕紹之翻然不復顧即可力士十餘曳囚至築其口

反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因言三思反狀紹之怒
擊折其臂囚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束之卒誣以
謀反皆論族囚等以誅紹之意岸軒傲朝野注目擢左臺侍御
史奉使江左過汴州廷辱錄事參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為監察
御史而紹之坐贓詔傳弓即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
項辱傳弓今來按我死矣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
救請故減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擊折其足更授南
陵令員外置開元中為括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王旭三豹唐書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中宗神龍初為兗州兵曹參軍時
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
錄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玄宗平內難有詔誅之旭

不待覆斬首齎還京師遷紫左臺侍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為讎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極慘刑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生故人並海內名士皆絀染流徙天下咨其冤旭與大夫李不平更相整訐傑坐斥衢州刺史故旭益橫殘毒以逞官數常兼御史其為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撥犢子縣等以布下又縋髮以石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里間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宋憲官屬紀希虬先為劔南令坐賊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之因殺其夫而納賊數百萬希虬使奴為臺傭事旭旭不知愛任之奴盡疏旭請不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上聞詔劾治獲姦賊不貲

貶龍川尉惠而死

敬羽暴忍唐書

敬羽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玄宗時補直城尉朔方安思順表為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過寢顯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枷號勦尾榆囚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轆腹掘地實棘席蒙上瀕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遷紫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下詔羽獄參按導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牀痺且仆遵欲申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賊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榜具囚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玢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人斃杖下聞者毛豎先是胡人康謙以買富楊國忠輔政納其金

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事吏竇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鞠之
譙須長三尺明日脫盡膝腓皆碎人視之以為鬼乃殺之羽與
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為御史皆昇不忿時稱毛敬裴昇末幾昇
曜流黔中寶應初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縗服而
逝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申相告訐咤曰不及推死矣
治州者無宜寢

吉温慘刺唐書

吉温故宰相頊從子也性陰詭果干事諂附貴宦若子姪奉父
兄唐玄宗天寶初為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稷得幸引温入見
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罷之蕭昇為河南尹御史遣温
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昇不為未也右相孝林甫善昇故得免
昇入守京兆尹而温方調萬年尉不辭人為寒恐於是高力士

間出就第昇多私謁温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昇
謁温陽惶恐趨避力士止之語昇曰吾故人也昇揖乃去它日
到昇府辭曰國家法不敢隳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昇待盡歡
林甫與李適之張垆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垆兄均為侍郎林甫
密遣吏擗其銓史偽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案日
情不得昇使温佐訊温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
榜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史迎懾其酷
及引前不訊皆復日終獄具林甫以為能温嘗曰若遇知已南
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焮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已
者先引吉温居門下與錢塘羅希龜為奔走推鍛詔獄希龜文
深虐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塔也以姻家故自御史臺主
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温因中官納其出武敬一女為盛王妃

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參軍柳勣影會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因引勣所善王曾王脩已盧寧徐徵悉逮縛論死尸積大理坦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諷勣引涉及嗣號王巨皆訴遂林甫惡楊慎矜王鉷飛書言圖織事委溫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溫父善見溫襁褓時溫馳至東都逮捕楊氏親屬賓客取敬忠於汝州鐵鑊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慎矜獄具須君一辨君即服罪可貸即不服死不解敬忠即索筆自款溫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溫所敕溫謝曰丈人毋懼乃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識不得御史盧鉉系其家挾識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誅連數十族是時溫與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溫推事未窮而先計賊成奏乃引囚

問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還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

逢吉獄靜 五代史

蘇逢吉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

劉銖名杖 五代史

劉銖漢高祖時為永興軍節度使用法亦自為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

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

高閭山違法行刑金史

高閭山宣宗時改遷單州刺史制禁不依法用杖決人者閭山見之笑曰此亦難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坐劄一官辭職久之降鳳翔治中

合住黨類以酷聞金史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性復殘酷或言赴恒州朝廷羈其親屬合住出怨言曰殺却我即太平矣宰相以為清理斬之初宣宗喜判罰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決殺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南渡之後習以成風雖士大夫亦為所移如徒單右丞思忠以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號半截劍言其短小

鋒利也馮內翰壁號馮削雷淵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趙彥韜鞫盜宋史

趙彥韜為興州義軍裨校太祖乾德中故蜀主孟昶遣與興國討擊使孫遇及楊蠲為謀至都下彥韜潛取昶與并州蠲丸書以告因言伐蜀之狀太祖并赦遇蠲出師西討並以為鄉以克興州以為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遷本州刺史移澧任克率所為不法部民有訴被盜劫財物鞫之不實彥韜手之探取其心肝民家詣闕訴冤太祖怒令杖配蔡州

蘇曉深刻宋史

西曉字表東初事漢祖鎮太原太祖開寶三年遷司勳郎中改

西川轉運使仍掌京城市征先是朝廷遣供備庫使李守信市木秦隴間守信盜官錢鉅萬既受代為部下所發守信至中牟自剄於傳舍太祖命曉案之逮捕甚衆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李即守信信息女守信常用木為筏以遺適曉得守信所送書以進太祖將捨之曉上章固請寘於法仍籍其家餘所遺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隱沒官錢擢拜曉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賜金紫遷左諫議大夫七年監在京商稅九年六月卒年七十三曉深文少恩當時號為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為深刻所致

周瑩酷濫 宋史

周瑩太宗潛邸時瑩得給事左右即位補殿直領武騎千巡警泉福州卒纜數百捕劇賊千餘遷供奉官又使綏銀州致邊事

遷去稱曰擢鞍轡庫副使雍熙二年為杭睦五州都巡檢使燕杭州都監會妖僧紹倫為變瑩擒獲之逮捕就戮者三百餘人以為酷濫

惟濟慘毒 宋史

錢惟濟字以仁宗時知定州有婦人待前妻子不仁至燒銅錢灼臂惟濟取婦人所生兒置雪中械婦人往視兒死其慘毒多此類

錢惟濟苛忍 宋史

錢惟濟字巖夫宋仁宗時加檢校司空有吏幹能戢下而性苛忍所至牽蔓滿獄重囚棄市或斷手足探肝膽用以威衆觀者色動而惟濟自若也

韓縝乳虎 宋史

韓縝字玉汝神宗時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傳勅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勅妻持血衣搥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

李稷嚴忍宋史

李稷字長卿神宗時用陰歷管軍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修拓深趙邢三州城役無愆素然峭刻嚴忍察訪使者以為言都水丞程昉亦訴其越職詔令件行御史周尹又論稷父死二十年不葬僅徙東路俄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煞莫逢稷察

蔡確慘掠諸囚宋史

蔡確字持正神宗時舉進士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鄧綰薦為監察御史奸險不常善逢人王意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煅鍊為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在有罪且詐使吏為使者慮問囚稱冤輒苦辱之帝頗疑其濫連遣諫官及內侍審其皆怖畏言不冤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葷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

專殺

不待主命而擅殺人者

冀芮妄殺國語

晉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賂使平鄭聘於秦且謝之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平鄭如秦謝緩絡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穆公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大夫平鄭與客將行事冀芮曰鄭之施薄而報厚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平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郝堅騅離累虎特官山祁比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出奔秦

晉欒書殺三卻國語

晉楚鄆陵之戰獲王子發鉤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曰卻

楚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夫戰也微却至王必不免

楚發鉤告君君告欒書書曰且故聞之却至欲為難使苦

欒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

戰而擅捨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且今君若使之於周

見孫周公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却至將往必見之卻至

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是故使有之昧與夷羊五刺卻至苦

叔及卻錡卻錡謂卻至曰君不迫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

而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也子卻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

不亂智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

之殺我也後矣且衆何罪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

殺

東海王越擅害清河一土覃晉書

海王越為丞相領兗州牧督兗州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鄆城越恐清河王世粲終為儲副矯詔收付金墉

王敦擅殺王澄晉書

王澄字平子東晉元帝召為軍諮祭酒赴召時王敦鎮豫章澄
還詣敦澄名素出於敦右為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
遂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持鐵鞭為衛澄手提玉枕以
防故敦未之得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
手絕帶澄曰何與敦通通信澄曰吾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
敦殺之先是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郎內實動俠以
世難得其死及澄死琨歎曰自取之也

巴陵哀王劉休若擅殺夏寶期南史

巴陵哀王劉休若宋文第十九子也鎮雍州典籤夏寶期事
休若無禮啓宋明帝殺之慮不許啓未報於獄行刑信反令鎖
送而寶期已死上怒勅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羅加
獄三百

于忠矯殺韋雋北史

韋雋字穎超早有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和廉讓為州里
所稱魏孝文帝時襲爵歷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領軍于忠矯擅
威刑雋與左僕射郭祚昏嫁故亦同時遇害臨終訴枉於尚書
丞欽欽知而不敢申理雋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
惡今為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

朱珍殺唐質五代史

宋珍梁太祖朱温時為淄州刺史也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
 治館廡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廡六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
 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
 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
 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且異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
 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後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
 為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
 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
 舉胡林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張全義忿殺監軍事文類聚

張全義忿殺監軍事文類聚

唐莊宗朝張全義為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嘗得平
 泉酒石德裕孫延吉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
 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賊巢中以
 為譏已大怒答殺之

馬希聲矯令殺高郁五代史

馬殷字霸圖唐明宗時封楚國王高郁為殷將素教殷以計策
 而楚以疆荆南高季昌患之嘗使謀者行間於殷殷不聽時殷
 子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
 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為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
 久矣亟營西山將老馬太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
 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恠之語左右
 曰吾嘗從孫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
 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殺吾勲舊顧左右
 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

王彥昇殺韓通見棄宋史

王彥昇字先烈性殘忍多力善擊劔號王劔兒周世宗時遷龍捷右第九軍都虞侯累轉鐵騎右第二軍都校宋太祖北征至陳橋為衆推戴彥昇以所部先入京遇韓通於路逐至第殺之初太祖誓軍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聞通死意甚不樂以建國之始不及罪終不賜節鉞

蔽賢

忌賢能而不舉者

李林甫忌士不中選唐書

唐玄宗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李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為野無留才

馮宿畏中官不取劉蕡唐書

馮宿唐文宗時為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劉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槩流涕者諫官御史父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礙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類其厚邪

王安石忌司馬光宋史

王安石為相神宗欲用司馬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

與異論者立赤幟也

爭功

爭奪他人之功歸於己者

公子圍爭穿封戍所得囚左傳

魯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令假吳及雩婁令安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聚斂

哀尅聚斂財賦者

楚子常蓄貨奔鄭國語

楚子常蓄貨奔鄭國語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財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實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過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

人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也，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死無自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鄒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伺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已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旆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蕭世訢蓄歛南史

梁蕭續字世訢，多聚馬仗蓄養趨雄，眈色愛財，極意收歛倉儲。

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事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

王遂獻羨貲唐書

王遂好興利操下，以嚴唐憲宗時為柳州刺史，親吏章行素柳季常當受課料兩池，更見遂斥即抵以罪，始詔書出左丞呂元膺初遂補吏，犯贓法當坐而詔稱清能，業官按遂犯有狀，不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會兵宿淮西，墜財賦藉遂幹疆，拜宣歙觀察使。察已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為光祿卿，淄育行營糧料使，辭卿職，換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兵食歲三百萬，俄而賊誅，遂簿羨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

王鏐蓄貲唐書

王鏐字昆吾唐德宗時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
多年利於市鏐租其廛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哀其餘悉
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
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鏐之財

孔謙苦民被殺五代史

孔謙唐莊宗以為度支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陀能直
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
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
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
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
唐制也祖庸直帖必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令唐運中興願還舊

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
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
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猪羊糞灰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
尺盡率州使公解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
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

王章括隱五代史

王章仕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
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勝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
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
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
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

錢鏐培斂奉中國五代史

吳越王錢鏐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鷄魚卵殼必家至而日以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筭數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海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于倣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

合周括粟殘民金史

金哀宗時內族合周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叅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事七年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內族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十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也八曰吾得之矣

執而以令于眾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糶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二升六斗之餘不從竟死杖下京師間之股粟盡投其餘于糞溷中或白於李蹊蹊輒蹙蹙曰白之來政其人即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子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令欲存社稷邪存百姓邪當時皆莫敢言

桑哥增課元史

桑哥元世祖以為尚書右丞相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自尚書省鈎考天下財穀類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斂及百姓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亦鮮矣臣憂之臣愚以為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為一定茶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為

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為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世祖曰如所議行之

桑喜亦母財以爲尚書丞郎言國下無費想其始入而不費

皆莫類言

身不辭何由內審且京朝或急令移林野亦百故亦當辨白之來姪其人明白合周固曰人云蘇又不辭審又野放子簡不京朝間之期衆盡其領下遠國中疾白林李經劉墜蠻曰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四

臣門

苛刻

為政瑣碎深刻者

諸葛豐以刑名見黜 前漢

諸葛豐字少季元帝時擢為司隸校尉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從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

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

劉類關察魏書

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魏齊王嘉平中為弘農大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送餽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驛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牆壁間闕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相檢驗嘗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挿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

察便使伊伯茂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

田式政尚刑殺北史

田式字顯標初仕周政尚嚴猛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

式以為慢已立棒殺之或察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穿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弘靖被囚唐書

張弘靖字元理唐憲宗時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峻刻軍賜尊以法根治之官屬輕佻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總之朗詔以錢百萬緡齊將士弘

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剽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賞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鷄鷄衆怒繫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

張業厚斂見殺五代史

後蜀主孟昶時張業用事業李仁罕之甥也唐明宗時為節度

使昶即位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仄乃用以為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飲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

楊邠不知大體五代史

楊邠漢高祖時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

王章增估見殺五代史

王章漢隱帝時為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太祖司兵西征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時剝削其下民甚苦之及百官俸廩亦皆取以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握

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麪者無多少比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張瓊被石漢卿誣宋史

張瓊為牙中太祖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代為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瓊性暴無機多所凌轢時史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目為巫媪二人銜之切齒發瓊擅乘官馬納李筠隸僕畜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禁軍皆懼又誣毀太宗為殿前都虞候時事建隆四年秋郊裡制下方欲肅靜京師乃召訊瓊瓊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槌亂下氣垂絕曳出遂下御史案鞫之瓊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繫帶以遺毋獄具賜死於城西井亭太祖旋聞家無餘財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今何在漢卿

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遂優恤其家

陳堯咨不循法宋史

陳堯咨字嘉謨太祖時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敞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才數月復知制誥

張雍三急宋史

張雍仕宋真宗為兵部侍郎性鄙吝莅事勤恪善為米鹽苛察以肅下恃其清幹受過於時益矯厲以取名譽所至藩鎮宴高率皆裁節聚公錢為羨餘以輸官帑集會賓佐糲食而已在二

司置簿籍有按前急馬前急急中急之目頗為時論所誚

韓綱激變縋城脫走宋史

韓綱仁宗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剽劫至境上綱帥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時民具酒食犒軍輒收其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嘗命軍校作陣圖不成將斬之衆益駭一日士方食軍校邵興叱衆起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懼帥衆劫庫兵為亂欲殺綱綱携妻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火掠城中引衆趨蜀道為官兵所敗遂斬之餘黨悉誅

李中師深刻治辨宋史

李中師字君錫龍圖閣直學士復為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嚴整齊之號為治辨然用法刻深

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宋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為重洛人怨之

逢迎

迎合君意者

揚興因問譖周堪事文類聚

周堪張猛為石顯等所譖漢元帝無所取信特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嘗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卿何邪興者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之

文粹迎合曹操殺孔融魏書

文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漢獻帝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曹操使料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乃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

傅亮悟劉裕旨還都南史

宋國初建除傅亮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

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
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
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
於是奉辭

宇文愷以奢侈媚帝北史

宇文愷字安樂在周武帝時以功臣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
三司隋文帝為丞相加上開府近師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
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
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甌山縣公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
不行令愷修之既而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
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
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

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
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
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
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
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
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

裴蘊重輕由口北史

裴蘊隋文帝時拜京兆贊務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
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
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
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
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

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裴蘊增樂 北史

裴蘊隋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高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

裴蘊迎諳道衡 北史

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裴蘊知隋煬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勅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賀若瑒等外擅威權

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

裴蘊逢諳蘇威 北史

隋煬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

王鉞進錢加使唐書

王鉞中書舍人王璿側出子也玄宗以為才進無和市和糶長春官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林甫方興大獄城東宮誅不附己者以鉞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鷲擊狼噬鉞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歛嚮天子意人雖被蠲貸鉞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間關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為租查用脚士大抵貲業皆破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鉞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而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鉞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閒廢使

周宗迎昇意見齊丘五代史

晉天福年間南唐李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

就而吾老矣柰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為池州刺史

李通道海陵伐宋金史

李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書請謁賄賂輻湊其門拜參知政事海陵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琬近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為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

張洎揣摩言事宋史

張洎太宗時奏呂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大訐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變切之

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晚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

呂夷簡迎帝意廢后宋史

呂夷簡字坦夫宋仁宗時為相章獻太后崩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歲中而以夷簡復相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

淹率臺諫詣閣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

黃潛善乘間誣殺歐陽澈宋史

黃潛善高宗時拜中書侍郎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官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并陳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為之垂涕帝悔焉

貶黜

以罪被譴謫者

馮衍守道見黜後漢

漢馮衍字敬通為更始將與鮑永安集屯太原不降後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光武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

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

祖珽以讒間見黜北史

祖珽字孝徵齊後主時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封燕郡公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

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以益蹙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此來有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

柳宗元貶永州唐書

柳宗元字子厚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宗元久汨振其為文思益深

劉禹錫易連州唐書

劉禹錫字夢得唐憲宗時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裴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

申錫易朕侯命唐書

宋申錫字慶臣文宗時拜尚書右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得罪貶開州司馬既歸易素服侯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

遺書朝野為咨閔

失聽良言

不用善言事敗而悔者

太子申不聽黃徐言被虜史記

魏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急告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

殺將軍消軍遂大破

項梁不聽宋義致敗前漢

秦二世二年項梁自號武信君起兵大破秦軍時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之

劉表因韓嵩魏書

韓嵩為劉表從事中郎方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也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助操嵩與別駕劉先說表曰豪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

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以為將軍計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乃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

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表以為懷貳
陳兵見嵩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
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
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
誅而囚之表外貌儒雅心多疑忌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
用曹操征柳城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操還謂備曰不用君
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曹操征表未至而
表卒子琮舉州降

却隆不用趙誘之策致禍

却隆惠帝時為刺史被齊王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
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問所討進退有疑

會羣吏計議主簿趙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
起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
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
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
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
隆猶豫不決遂為其下所害

虞綽不聽世南誠致禍

隋煬帝太業初秘書學士虞綽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
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
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君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
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
之及玄感敗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

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
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
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
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
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

忠嗣沮光弼之說唐書

王忠嗣唐玄宗時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討吐
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
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
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豐取之帝意
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撫過外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
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

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夫天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
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諸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
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夫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
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
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
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
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曰兵

李惟岳不用從政言被殺唐書

李惟岳唐德宗時襲父寶臣清江郡王定州刺史與田悅謀拒
天子命谷從政諫曰上神斷絀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
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誅怨復仇必盡力後已前日而
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

洛相之圍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保
佑頓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悅
完猶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不出尸庭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
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今圖久安計莫若
令而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祿可保矣不納從政塞
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
吐血即仰藥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
于王武俊如其揣云

不聽良言

自是而拒人善言者

袁紹不聽田豐謀

敗後漢

田豐事袁紹為謀主時劉備據沛乃自將征備田豐說袁紹曰

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
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機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豐舉
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
哉紹聞而怒之操畏紹過河乃急攻備破之備奔紹紹進軍攻
許豐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曹操善用衆
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
河南使敵疲於奔命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
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以為沮
衆遂械繫之反紹敗軍還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
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忤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
而怨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

殺之袁紹既敗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
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
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
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日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
也

高幹自矜致敗後漢

高幹袁紹甥也靈帝時為并州刺史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
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
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
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
是異統

張溫不聽紹謀被害後漢

張溫獻帝時為衛尉董卓劫天子西都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
逆時太史望氣者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
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
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
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
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
鉞臨衆未有不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
干今若繼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
及於難溫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
發而見害

袁紹不聽授諫延良被斬魏書

袁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

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羅仇不納奇策

晉書

沮渠翹弼北凉蒙遜之伯父也言於兄羅仇曰呂王荒羣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茗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呂光所殺

牢之不聽裕諫被縊

南史

晉安帝元興元年桓玄為荊州刺史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劉牢之拒之劉裕參其軍事玄至裕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裕與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尅建鄴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懼招裕於廣陵舉兵裕曰人情去矣廣

陵亦豈可得之牢之竟縊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

向柳不聽范瑑致死

南史

向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瑑誠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瑑為南康郡沙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和宋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李訢不聽璞言致禍

北史

李訢魏獻文帝時為相州刺史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財物商胡珍寶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

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帝聞訖罪狀檻車徵訖拷劾抵罪敷兄弟將見踈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訖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訖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來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為他死敷兄弟事豈可知有馮闌者先為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闌弟問之足可知委訖從其言又趙郡范櫟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訖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為廝役訖之廢也平壽侯張譙見訖與語竒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為大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櫟陳策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為困弊道路羣議曰畜聚敷

之人未若盜臣訖弟左軍將軍璞謂訖曰范櫟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世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訖不從彌信之腹心事皆以告櫟訖既寵於獻文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櫟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獻文崩訖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為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櫟知文明太后之忿訖又知內外疾之後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希旨告訖外叛文明太后徵訖至京師言其叛狀訖曰無之引櫟證訖訖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櫟曰公德於櫟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櫟今敢不忍公公乎訖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

天穆拒琬言先征邢杲北史

薛琬字曇珍魏孝明帝時元天穆討邢杲以琬為行臺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據鄴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盛宜先經略唯琬以杲為聚眾無名雖強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珍義舉自河陰之後人情駭然今有際會易生感動待顥事決然後迴師天穆以羣情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琬行西兗州事尋為元顥所陷顥執琬自隨朱榮破顥天穆謂琬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

誤國

無謀自用誤國家之事者

景延廣致契丹入寇五代史

景延廣晉高祖時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晉出帝立議告契丹致

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果怒數入寇晉出帝幸澶州以延廣從皆無功乃出延廣為河南尹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為

蕭胡篤諂諛政遼史

蕭胡篤字合木衆胡篤為人便佞與物無忤清寧初補近侍道宗大安元年為彰愍宮太師壽隆二年轉永興宮太師天慶初累遷至殿前副點檢五年從天祚帝東征為先鋒都統臨事猶豫凡隊伍皆以圍場名號之進至刺離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却及討邪律章奴以籍私奴為軍遷知北院樞密使事卒胡篤長于騎射見天祚好游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悅而從之國政隳廢自此始云

辱命

出使辱君命者

盧昶使宋大怖 北史

盧昶字叔達學涉經史早有時譽魏孝文太和中華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器也凡使人以和為貴勿相矜夸見於魏色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為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寒愕昶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

濟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已纓羈首已是可恨乃倪眉飲呀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法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

僭妄

越禮祀分者

王昌偽子與僭號 後漢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為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與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佞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偽易它人子

以故得全興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之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謀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興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興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權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出守翟義嚴卿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存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朕必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一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

不知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以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觀朕之沈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思王鈞行天子大射臣後漢思王鈞陳敬王羨子也鈞立多不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儀等漢和帝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長平獄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十二年封出文李嬈為小妻復坐削園宜祿八溝三縣

董卓擬乘輿服御後漢

董卓字仲穎後漢獻帝初平二年上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車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以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竿摩謂相逼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竿摩

公孫度自侯僭擬王魏書

公孫度字升濟廷玄菟小吏為本郡太守知中國擾攘圖欲自王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有三小石為之是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元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遂自立為遼東侯承制郊祀車服僭擬王者曹操表封永寧鄉侯度曰武王遼東河永寧也傳至其孫公孫淵國滅

齊王冏僭舞八佾晉書

齊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惠帝時拜大司馬加元錫輔政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

趙王倫白版晉書

趙王倫惠帝時僭位刑賞僭差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軍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

黃巢妄陳符命唐書

黃巢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者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為土金所生蓋天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

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為皇后

兗王從溫僭用天子器服 五代史

唐兗王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

劉豫稱齊帝 金史

劉豫字彥游宋康王至揚州樞密使張慤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與忿忿而去金將撻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為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初康王既殺張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

詔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眾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撻懶為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天會七年九月朔旦授策授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輔議既策為藩輔稱臣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人抗禮餘禮並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冊命立豫為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以下官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以辛亥年為阜昌元年以其子麟為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新家人皆在宋宋人加忌撫之阜昌

二年豫遷都于汴天會十四年制詔齊國與本朝軍民相訴關涉文移署年止用天會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降封豫為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

劉豫見執 宋史

劉豫為大齊皇帝高宗建炎中初金主欲廢豫先令撻辣兀朮偽稱南侵至汴給子劉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梟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聞揚言曰自今不簽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

偽丞相張昂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鄧瓊關帥古各予一郡以女貞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儁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官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十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

劫制

強臣制主者

李侂劫帝幸北塢後漢

李侂獻帝時為車騎將軍封列侯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侂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侂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成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官人及侍臣不得以

穀米自隨入門有禁方不得出市困乏使就榨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食賜宮人左右僮不與米取久牛肉牛骨給皆以臭蟲不可啖食

朱溫威迫昭宗上道 五代史

梁太祖朱溫以兵至河中遣寇彥卿奉表迫請昭宗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椹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

李繼筠劫唐昭宗東遷 五代史

李繼筠昭宗時父為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真之彊以為外援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繼筠與全誨等劫唐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其父茂真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真求路以為生茂真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真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

與梁和平天復三年正月茂真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

跋扈

強梁之臣欺罔者

桓温抗命 晉書

桓温字元子哀帝時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帝使侍中顏旄宣召温入參朝政温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鞞鞞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道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

川戍禦彌廣加疆蠻盤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皇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禘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曷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疎鈍並聞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温温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

桓温上疏覬望禪位 晉書

桓温知朝廷伏殷浩等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

國無他憂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及簡文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言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鳴噓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特舉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疆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望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禀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知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

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帝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

桓玄專制方面 晉書

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桓溫之子晉安帝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是時寧遠將軍殷仲堪慮玄跋扈遂與楊佺期結婚為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遁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

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為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遙造金墉使仲堪收揚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為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違遽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為玄所敗玄進

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鄖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荊雍乃表平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

高洋以衛士加刃見帝

北史

高洋字子進魏孝靜帝時進封齊王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

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洋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
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洋令主者傳奏須
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洋曰此人似不能見容
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指辭款實衆皆欣然曰
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

史思明殺使唐書

史思明唐肅宗至德年間為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事外順命內
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冀其無嫌即擢
承恩為河北節度副使使圖思明承恩至范陽羸服夜過諸將
陰諭以謀諸將返以告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與思敬奏事
還思明留館之幃所寢牀伏二人焉承恩子入見囚留卧夜半
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

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牒又得薄紙書數番皆當誅將
姓名賊大詬曰我何負於爾至是邪答曰此太尉光弼謀上不
知也思明召官吏于廷西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
榜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囚思敬以聞帝遣使諭曰事
出承恩非朕與光弼意

王承宗拒命唐書

王承宗唐憲宗元和中襲為鎮冀留後始河北三鎮自置副大
使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為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
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
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狃習惟拒命則討之且
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
剋困宜即詔承宗嗣領季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有天時

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
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當也
不如令使者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
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度而以德
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薛嵩子也與承
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
囚之詔更用棣州刺史田渙為二州團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
令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瓘將左右
神策率河中河陽瀾西官歙兵討之

王敬武逐帥自為留後唐書

王敬武唐僖宗時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
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為留後時王鐸方

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

王師範斬張蟾唐書

王師範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子也敬武卒師範年十六自稱繼
後嗣領軍唐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
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
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
墳墓弘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
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
不敢入

李羅專擅元史

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三月詔以李羅帖木兒匿老的沙謀為悖
逆解其兵權削其官爵候道路開通許還四川田里李羅帖木

兒拒命不受夏四月甲午朔命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悉知詔令調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搠思監所為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闕壬寅禿堅帖木兒兵入居庸關癸卯知樞密院事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于皇后店不蘭奚力戰也速不援而退不蘭奚幾為所獲脫身東走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乙巳禿堅帖木兒兵至清河列營時都城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及宦官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丁未詔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執而與之復孛羅帖木兒前官仍總兵以也速為左丞相庚戌禿堅帖木兒陳兵自健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就宴賚之加孛羅帖木兒太保依前守禦大同禿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

政事擴廓帖木兒奉命討孛羅帖木兒屯兵冀寧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軍五萬合擊之關保等兵逼大同孛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復大舉向闕丙戌孛羅帖木兒前鋒軍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軍禦于清河也速軍于昌平軍士皆無鬪志皇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鎖住扈從皇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往冀寧戊子孛羅帖木兒駐兵健德門外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賜宴孛羅帖木兒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止之庚寅詔以孛羅帖木兒為中書左丞相老的沙為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其部屬布列省臺百司以也速知樞密院事詔諭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

兒俱朕股肱視同心膂自今各棄宿忿弼成大勲李羅帖木兒
幽置皇后奇氏于諸色總管府丁卯命老的沙別帖木兒並為
御史大夫夏四月庚寅李羅帖木兒至諸色總管府見皇后奇
氏令還宮取印章作書遣皇太子遣內侍官完者禿持往冀寧
復出皇后幽之

諂佞

阿諛順意取容者

安陵請從王死戰國策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
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之曰王過舉以
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
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

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願君必請從
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
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
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
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苦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
霆有狂兕躡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宮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
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
誰與樂此也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
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辱螻蟻又何如得此樂
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
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王縮李斯頌始皇史記

秦始皇時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襟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公孫弘師辭對帝前漢

公孫弘武帝時為左內史弘每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更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

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

陳萬年教調前漢

陳萬年字幼公宣帝時為右扶風遷太僕庶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而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萬年萬年竟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調也萬年乃不復言

張禹不直言災異假斷經術前漢

安昌侯張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成帝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

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侯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灾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灾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

不疑王氏後曲陽侯及諸王子第聞知禹言皆喜悅遂親就禹

助統佞媚 晉書

賈充武帝時將鎮關右也荀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

馮統承悅顏色 晉書

馮統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晉武帝稍遷左衛將軍統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為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

承嶠佞稱太子盛德 晉書

晉武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荀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
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殷仲文阿諂桓玄晉書

殷仲文少有才藻美容貌東晉安帝時兄仲謀薦之於會稽王
導引為驃騎將軍從黨於桓玄及玄初篡位入宮其沐忽陷羣
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王楨之獻諂晉書

王楨之字公幹子猷子也為侍中安帝時桓玄為太尉朝臣畢
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獻之也在坐咸為氣咽楨曰亡叔一
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劉德願哭妃取寵南史

劉德願性靈敏為宋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

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
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

雲定興諂事文述北史

宇文述隋文帝時素好着奇服炫耀時人有雲定興者為製馬
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輕薄者倣之名為許公缺勢
又遇大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
深褶耳人又倣之名為許公褶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
奪我間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袁充妄奏北史

袁充字德符隋文帝時歷蒙鄜二州司馬頗解占候領太史令
涇陽帝大業間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
乃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

王劭惑佛罔上北史

隋文獻皇后崩王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

袁充稱文帝符合三五 北史

隋文帝仁壽初袁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竿永永無窮上大悅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袁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陰陽歷數並得符同唐堯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乙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

封倫構宮鴻侈唐書

封倫字德彝隋文帝以楊素營仁壽宮表倫為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倍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

封德彝裁畫唐書

封倫字德彝隋文帝時楊素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史事處可失宜倫陰為裁畫內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

王世充阿諛史尹

王世充為江都丞兼領宮監善法煬帝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豕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有合意則厚賞世充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溺殺之者前後十數世充為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益見親昵及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在軍中垢面悲泣夜不解甲籍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任之

袁克安陳嘉瑞北史

袁克字德符隋煬帝時領太史令煬帝軍國多務克候帝意欲

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
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後天下大亂帝
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克復託天文上表陳嘉
瑞以媚上

士及機悟唐書

宇文士及擢右衛大將軍唐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
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
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
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時曰南衙羣臣面折
延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不少有將唯貴為天子亦
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
機悟率類此

許敬宗倚權肆威唐書

許敬宗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饗沓遂以女嫁蠻酋馮盎
子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為弘文館學士
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
賸糶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
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
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閨頃拜侍
中監修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問
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
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
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
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勛

力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宋之問媚附張易之唐書

宋之問字延清唐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武后時轉尚方監丞于時張易之等悉昵寵甚宋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寶令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號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

太平發其知真舉時賊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為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唐睿宗立以猶險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為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柰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

李勣迎合帝意唐書

李勣字懋功唐高宗時為尚書左僕射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等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無忌等持不可帝從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臣下皆以不可今止

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

弘霸初四其唐書

郭弘霸為寧陵丞唐武后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占見自陳徃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姚璿哀類取媚唐書

姚璿字令璋唐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璿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

郭弘霸嘗溺驗疾唐書

郭弘霸唐武后時自陳徃討徐敬業武后悅之遷右臺侍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問請視使

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其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周利貞獻魚唐書

周利貞者唐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飶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閑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網不獲而有魚焉閑得之刺史大笑

楊再思無恥唐書

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左補闕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為長社令士愈虫諫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

高麗再思欣然翦殺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母曰人言六郎似蓮華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楊再思阿匱取容唐書

楊再思唐武后時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州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與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棘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襪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淖者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一 張虛謔唐書

張易之張昌宗武后時嘗宴朝堂列卿三品宋璟階六品俱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示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人嘗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怒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

崔日用起鱗唐書

崔日用擢進士第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峙饋獻豐甘無過賓使者楚客歎其能亟薦之擢為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普

思納女後宮日用劾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由是得罪
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
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修文館學
士

祝欽明諂附亂禮唐書

祝欽明字文思擢明經為東臺典儀唐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
讀授太子經兼弘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桓彥範等
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目為御史中丞蕭至忠
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
國子司業郭山暉陰迎韋后意繆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
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王有故不預
則攝而薦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帝

齊映唐德宗時為相後貶夔州刺史映罷以罪冀復進乃培
歛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兼為江西始獻六
尺瓶至映乃八尺云

韋綬俚語見黜唐書

韋綬字子章穆宗為太子綬入侍讀遷諫以大夫太子書依字
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邪以白之帝喜即賜綬
錦綵方太子幼綬數為俚言以悅太子它待太子為帝道之
憲宗怒曰綬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朕何賴焉外遷虔
州刺史

韓建誣害諸王五代史

韓建唐昭宗時為華州刺史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建遣
子允請帝幸華州帝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亦師作菩薩蠻詞三

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
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韓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
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辯
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
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
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
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
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
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

蘇循倡梁太祖功德五代史

蘇循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昭宗為禮部尚書
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
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
于泚河梁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
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

蘇循以讒見逐五代史

蘇循事唐昭宗為禮部尚書及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
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
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
梁王功德所以應天順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
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示室新造宜得端士
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
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

蘇循諂佞晉王五代史

蘇循唐昭宗時為禮部尚書梁太祖即位以循父子諂諛無行
勒歸田里及晉王李存勗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
闕朱友謙遣蘇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
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
州望州解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蹈舞呼萬歲而稱臣晉
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
使已而病卒

馬希範妾對五代史

唐莊宗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
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讒譖以馬爾莊宗嘉之

陶穀先成禪文 宋史

陶穀字秀實為翰林丞旨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
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為人雋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見後
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選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
其多忌好名類此初宋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
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
戴貂蟬冠爾盖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

鞏申為安石放生 華文類聚

宋神宗時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
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臬吏走卒
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聞詩什於是以大籠貯雀
鴿詣客次櫺笏開籠每一雀一鴿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
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之曰
或對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鄧綰阿附王安石 宋史

鄧綰字文約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宋神宗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王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

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

鄧洵附蔡京 宋史

鄧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府紹聖中宋哲宗召對為秘書省正字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秘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才凡近學問荒繆不足以汗此選不聽遷起居即時韓忠彥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

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為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京

趙師異學犬 宋史

趙師異字從善光宗時遷司農卿知臨安府韓侂胄用事師異

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侂胄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異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妾為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異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間視之乃師異也侂胄大笑

許及之屈膝執政 宋史

許及之字深甫宋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為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閹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

遷見佞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佞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程松夫婦諂奉佞胄愛姬宋史

程松字冬老事寧宗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曠使北松為僉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曠為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曠以結佞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

李孟諂事仁宗元史

元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久安庶幾

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托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阿附 諂附權臣者

杜欽勸王鳳復起前漢

杜欽成帝時為議郎徵詣大將軍幕府王鳳以王章上封事言鳳專權蔽王鳳心慙稱病欽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

將軍哉夫欲天下始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母困我唯將軍不為西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

潘岳趨時 晉書

潘岳字安仁晉武帝時尋為著作郎轉散騎常侍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謚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怒懷之文岳之辭也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

何曾黨充抑純 晉書

何曾晉武帝時為太傅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何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賈充以女求婚 晉書

賈充字公閭晉文帝襲位轉充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封魯郡公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皆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專以諂媚取容任愷等嫉之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既外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奇懷對曰勗請言之以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官而愷皇后及荀顛亦並稱之帝納其言

王儉讚高歡舉大業 南史

王儉字仲寶宋明帝時解褐秘書郎遷秘書丞及蒼梧暴虐求外出補義興太守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

肱為長史帝夜召肱却人與語久之肱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
帝慮肱難之仍取燭遣兒肱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
異後請問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此
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
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
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
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
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
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歎言移晷乃謂
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
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
舍人甚間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

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
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

褚彥回諂附蕭道成南史

褚彥回宋明帝崩遺詔輔幼主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蕭道成謀
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
了此手取事就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辦事乃定順帝
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
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褚彥回曰國家所
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
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蕭道成輔政王儉
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脫不與卿將何
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竒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

異及沈攸之事起道成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道成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國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為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彥回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久矣

王晏附明帝謀廢鬱林南史

齊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王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結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諮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謀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祇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

蕭坦之附明帝廢鬱林王南史

齊臨汝侯蕭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諮同族為東宮直閣以勤直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

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負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
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官中及出後堂雜狡猶坦
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
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少
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室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
殿露著黃縠禪跂牀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
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
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
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
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
尼姥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
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行事莫在人

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內左右密
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大臣
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
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
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
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
昌殿瑋瑁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
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叔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
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始與內
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湛欲待二蕭至藉其威
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湛曰廢天子古來
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目若不就事無

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謀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

高聰薄德 北史

高聰字僧智宣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聰深朋附及詔追贈修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修迎送盡禮聰又為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修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如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修之儔乃因皓啓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

裴炎附后廢帝 唐書

唐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裴炎固

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

蕭至忠附納 唐書

蕭至忠中宗時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唐隆元年以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為言出為晉州刺史太平公主寢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公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為中書令封鄆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嶺數日捕誅之籍其家

崔日用託身 唐書

崔日用託身 唐書

崔日用擢進士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得稍遷唐中宗崩韋
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暉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
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無
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
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

李林甫求進唐書

李林甫字哥奴玄宗開元中授諭德累擢國子司業武惠妃寵
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
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
出二思家及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
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摘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
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
門侍郎尋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
子鄂王光王被譴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
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

苗晉卿附張倚唐書

苗晉卿字元輔玄宗時為吏部郎中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李
林甫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命他官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
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
史中丞倚之子倚親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
囂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
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

元徽之諂附得相唐書

元禎字徽之唐文宗時為尚書左丞後拜武昌節度使徽之始

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
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薛貽矩勸進五代史

薛貽矩字熙用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
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左遷貽
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
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
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
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
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
拜司空貽矩為丞相五年卒

革悅諂附宗韜五代史

郭宗韜唐莊宗時為侍中樞密使自宰相豆盧革韋恢等皆傾
附之宗韜父諱弘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為宗文館以其
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宗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
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

張洎禮準愈諱遂得擢用宋史

張洎太宗時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
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已
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
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連給善持論多為準規畫準心
伏乃兄事之極口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知其在江左日多讒
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郢
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

得罪故熙古言煜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力
擢用蓋準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
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忘之

柴禹錫朋比宋史

柴禹錫字玄圭太宗時擢樞密副使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
徐休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
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為疎屬甚言其忠
勤禹錫亦傍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悅禹錫又為琪請盧多遜
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談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

崔公度拭帶宋史

崔公度字伯易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即不忘益閉
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出賦以示韓琦琦上之宋英宗即

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為國子直講以母老辭加集賢校理
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
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
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為恥

王子韶內鑣宋史

王子韶字聖美中進士第以年未冠神宗時守選復游太學久
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苗
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
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
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
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
字學留為資善堂修定說文官官制行為禮部員外郎以入省

後期改庫部哲宗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
劉安世言神宗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衙內鑽指
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
鄙薄豈宜汚禮樂之地

熊本專媚宋史

熊本字伯通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士上第為撫州
軍事判官稍遷秘書丞及知制誥神宗數稱其文有體命院吏
別錄以進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趣時適治而已
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說文苟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
常習故為俗奮言納忠者悠悠之徒相與蹙額盱衡而詆罵之
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
之羣圍視四起交驩而合譟或諍於廷或謗於市或投劾引去

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
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譟讟之衆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
之業天下幸甚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范子淵創浚河之役
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

蔡薤叙族宋史

蔡薤字文饒徽宗時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自布衣至侍
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屬尊為
叔父京命子攸修等出見薤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
行也遽列拜之

賄賂

以財貨請求者

孟佗賂奴得官後漢

孟佗資產饒贍靈帝時張讓趙忠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讓有
 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行誼赫佗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
 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
 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
 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
 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大喜遂以佗涼州刺
 史

李廷珪以妓女金帛賂王仁贍宋史

李廷珪七歲隸孟知祥帳下後從入蜀知祥僭號補軍職王全
 斌之下劔關也祖遣廷珪與其太子玄喆將兵來拒宋師至綿
 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玄喆與廷珪謀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
 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案籍詰所在軍漢廷珪懼

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
 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妓樂遂求於姻戚家得女妓四
 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闕為右千牛
 衛上將軍太祖乾德五年卒

貪祿當退而固位者

南郭濫於吹竽人中事文類聚

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
 之中以食祿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先生乃逃去或云韓
 昭侯田岩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也

綦毋珍之自伐求封南史

綦毋珍之宋明帝時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内外要

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闊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持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為官使者

高閻請州徙降

北史

高閻字閻士為中書令每請本州以自劾魏孝文帝詔曰閻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

王祚戀祿責子

宋史

王溥宋太祖時為宰相性寬厚美風度好汲引後進其所薦至顯位者甚衆頗吝嗇父王祚頻領牧守能殖貨所至有田宅家累萬金溥在相位稱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爾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槌將擊之親戚勸諭乃止

寇準服藥白鬚髮

事文類聚

寇萊公準年三十餘宋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煎餌蘆服以反之未幾鬚髮皓白

盧多遜固位不決致禍

宋史

盧多遜太宗時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方白對多攻普之短未幾復用

普為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帝怒下詔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卒于流所初父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餐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有識

貪婪

受賍無厭者

子猶受幣左傳

魯昭公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買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

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

范士鞅取貨飾辭左傳

魯昭公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魯昭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士鞅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

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子常欲利左傳

魯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奭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二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

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晉荀寅求貨左傳

魯定公四年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庾仲文受賂被奏免官南史

庾仲文事宋文帝為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尚書右僕

射何尚之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人
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嘗送至新林見縛米猶未
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
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
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
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
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
書中令奴酤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
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

庾仲文受車被劾南史

庾仲文宋文帝時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
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帶自乘馬或以白文

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
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
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
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
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
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為政

劉休祐致百姓嗷然南史

晉平刺王劉休祐宋文帝第十三子也宋孝武帝孝建初封山
陽明帝即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
大明之世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貨以短
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微白若碎折者悉
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貴錢凡諸求

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

謝朓聚斂南史

謝朓齊武帝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
吾不能作主者亦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
新安王師求出仍為吳興太守齊明帝謀入嗣位引朓為舊臣
朓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濬時為吏部尚書朓至郡致濬數斛
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朓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衆頗
譏之亦不屑也

王瑩受貨易宅南史

王瑩字奉光齊武帝遷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
既為公須開黃門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
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

黃銀及持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
之尾聯六日暴疾竟

王筠芒屨南史

筠字元禮梁武帝時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
也初稱是為有司奏不調累年

公孫軌運糧納絹北史

公孫軌字元慶魏明元時為武牢鎮將初魏大武將北征發驢
一萬餘匹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
無疆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卒軌既死帝謂崔
暉曰公孫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
之罪也其初來單馬軌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
山罵軌軌怒取罵軌者之母以予刺其陰而死之曰

山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忍行不忍之
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

李順受金 北史

魏太武時為太常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
州十二回魏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
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域
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密
未之信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
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
順詐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
聽其殺曇無讖蓋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羣
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卑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致

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太武知
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
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

張赦提受賂致死 北史

張赦提字確武有規畫後魏獻文時為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
提克己屬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
通言食電流聞中散李貞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貞香驗
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
自許詎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
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當因假而過幽
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
逼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

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
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
當為仇讎矣

延和賣官鬻獄北史

咸陽王禧之子坦字延和傲佞凶麤魏孝武時歷司徒太尉太
博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
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為特進
為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別先責絹五匹然
後為受性好畋魚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
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史萬歲沉金北史

史萬歲隋文帝初拜左領軍將軍萬歲請將嬰翫入朝詔許之

嬰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
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
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

安重霸設棊受賂事文類聚

蜀主王衍時為簡州刺史安重霸瀆民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
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一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
於西北牖下候我筭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
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訛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
為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錠獲免

趙在禮貪號拔釘五代史

趙在禮字幹臣唐明宗時為鄴都留守興唐尹後求徙鎮橫海
歷鎮秦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

巨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

遼女里貽笑遼史

遼女里字涅烈哀遼景宗即位以翼戴功政事侍中素貪同列蕭阿不底亦好賄二人相善人有氈裘為臬耳子所著者或戲曰若遇女里阿不底必盡取之傳以為笑其貪猥如此

斜也以鑄佛賦金金史

徒單恭本名斜也熙宗天眷二年為太原尹斜也貪鄙使工繪一佛像自稱嘗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盡入其家百姓號為金總管

昌齡留寄苞苴宋史

李昌齡字天錫曾祖確膠水令相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京城開金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改右補南轉運使轉戶部員外郎知廣州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輜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藥物宗以為誣召賜金紫擢禮部郎中

貪縱

貪慾恣縱者

智伯貪以致滅戰國策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

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

鄆令父運太常卿昌齡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知滁州丁內艱起為淮海船之饒昌齡不能以有第在城中昌齡苞苴而已曾有言其貪者太

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言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也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之趙請藺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公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而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

為人也好利而鷙復來
犍又將請地於他國他
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
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
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
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
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
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
人陽親而陰踈三使韓
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
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
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

因從之至行城郭察府庫視倉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公官之垣皆以荻蒿苦焚腐之發而試之其堅則箇銘之勁不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之圍晉陽三年城中集居而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置財力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

君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
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高至文餘君發而用之於是
適也君曰夫是君銅少若
也公官之室皆以鍊銅為柱
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
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
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
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
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
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
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

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
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
之為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
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柰何張
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
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
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遣入晉
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
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過知
過棘門之外智伯過入見智伯曰
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
臣過張孟談於棘門之外其志
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一
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
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
於口智伯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
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
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
年矣日暮當拔而禦其利乃
也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伯曰
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
臣昔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
也

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
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
若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
三分之又封二子者
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
更其姓為輔氏
於棘門之外其親有
必後之矣襄子曰
吏而決水灌智伯
卒犯其罪大敗
笑此貪欲
存焉

後趙主石勒反從子
元帝時既王有

州之地金帛珍玉及外國珍文
囊代等王及先賢家書卷六
子桐二有趙等子三三吳等
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及急
囊汲之月餘而子不言不
鑄以為器

石季龍徙洛陽

石季龍遷成帝成康二年使牙

仲銅駝飛燕于鄴鍾一

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

四尺深二人運至鄴季

有碑納皆

又曰此兩猶以為不足

而鄴城西石

一功得炭深丈餘次得木

令非常作絞車以牛皮

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

張彌徙洛陽鍾庚九龍

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

波之以四輪纏轆車

元暉字景襲魏宣武帝時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
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威之於樞唯暉入乃開其
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餓彪
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
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
為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其陰間首尾相屬
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止一截取角以充其
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亦斂無極百姓患
之

宇文文化及兇險北史

隋煬帝時宇文文化及擢授少府丞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
彈馳騫道中長安謂之輕簿子見人子女狗馬珍翫必請託求

之常與屠販者將以規其利煬帝即位益恃恩貪冒尤甚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達禁與突厥交市帝七八怒囚之數月久乃釋之

江安王府僚不願事 唐書

江安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魁大帶十圍良兼數人性庸遴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蔣兢三王皆貪暴得共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故時人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 將號

元載不悛見殺 唐書

元載字公輔代宗時進拜中書侍郎載智略陶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選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京師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竭主書城中關北第室宇奢廣當時為冠近郊觀榭帳帝

什器不徙而供音腴別墅疆畛相望具數十區名姝異妓禁中不逮載嘗獨見帝深戒之整言然不悛後帝怒載下詔賜死妻及子並賜死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陳少游掠包佶財賦 唐書

陳少游德宗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克代宗時為宣歙觀察使始請本道稅錢十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謂諸道並增焉李納拒命詔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時德宗奔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所儲財賦於是悉為少游所掠佶奔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之佶驚走度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佶有禦過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能隨佶者王上元復為韓滉所留佶但諸史如江鄂州以表內蠟丸以聞今言少游使至德宗

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
信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
之果自安不疑

逢吉市帶責永吉償直五代史

蘇逢吉漢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李永
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驥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
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
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安口省使王筠自晉
未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遊之許以一州筠
怏怏以其橐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

史弘肇貪財罔殺五代史

史弘肇字化元漢高祖時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

德軍節度使是時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為婢
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
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曰緣為姦民抵罪者宜敢告訴燕人
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贖茶僮隱其錢
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
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宿客嘗
言文人難討呼我為卒

白撒所過殘掠金史

內族白撒哀宗正大九年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賜劍得
便宜從事時瀕河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
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子坦
然相視無復畏避俄白撒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挑掘焚炙靡

所不至哭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祿謙苗用之輩仍掠人食之而白撒誅斬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皆俟大兵至矣白撒目一知書姦黠者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魚然好貨殖能押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等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他意邪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符昭壽驕逸自恣宋史

符昭壽初補供奉官太祖開寶七年改西京作少副使咸平初遷鳳州團練使益州鈴轄昭壽以貴家子日事宴簡倨自恣常紗帽素裳偃息後圃不理戎務有所裁決以令家人傳道

多集錦工就解舍織織麗綺帛每有所須取給以市餘半歲方給其直又令部曲私邀取之廣糴黍稻未及成勅署亦取之悉貯寺觀中久之損敗即勒道釋償之縱其下凌勿軍校

陳自強附侂胄交貪賄賂宋史

陳自強字勉之宋孝宗淳熙五年登進士第寧一少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儻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北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以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竟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胄顯朝權包苴盛仁自強充貪鄙

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一字則不開縱
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曰押空名敕劄
送侂冑家湏用乃頃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為煨
燼侂冑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
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

新自蘇州州官食餼額

視昔躋中人之計想頃頃直轄賞之樂其不委
然其直又令情曲味極項之費縣泰計未及如
多其難工茲轉合燃燈蠶桑亭亦在內而項領
帝領半端大

IIIIX
4
30